

TIE XIE PAO GE

胡祖富 著



铁血袍哥

四川文艺出版社

263729

长篇纪实文学

期限表

书请在下列时间内

坝上袍哥



0445913

上

卷

作者：胡祖富



四川文艺出版社

263730

长篇纪实文学



0445911

铁血袍哥

下 卷

作者：胡祖富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 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黄立新

封面设计：梁 伟

书 名 铁血袍哥

定 价：26.80元

作 者 胡祖富

ISBN7—5411—1301—8/I·1220

1995年5月 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1—10000册

印张25.75

字数46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仁寿县印刷厂印刷

内 容 简 介

民国 12 年，袁世凯侍卫副官陈道衡为了筹措资金，争霸上海滩，培植武装与武昌国民政府抗衡，派其三爷原赵尔丰武术教习汪天贵取道云南贩运鸦片。汪天贵同汉阳青龙会首王良田、昆明大舵爷张维晋、勐腊土匪等进行了殊死较量，终在湄公河畔将鸦片劫回上海。然而，却进入了仰仗国外势力的天津大袍哥赵儒森的圈套。赵儒森怂恿大舵爷廖麻子在唐官中劫走、鲸吞全部邪片。上海滩恶霸杨阁东便与天津、上海旧警署合谋导演了查缉鸦片的闹剧。天津、上海袍哥蠢蠢欲动，相互勾结、倾轧、火并，制造出洋教堂火案，致使局势动荡。在共产党进步力量引导下，天津军政府派兵镇压，终将局势稳定，津、沪袍哥覆没。

本书根据档案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的恶霸、地痞、流氓、盗匪与政客之间在妓院、赌场、酒吧这些腐朽的角落进行的赤裸裸的灵与肉、铁与血、情欲与金钱的争斗、搏杀。这些恶势力如同一股祸水在都市泛滥，加剧了人民的痛苦。本书展现的正是旧中国黑暗统治的一个缩影。

目 录

- 第一章 少爷争风戏丫鬟 (1)
碾子坪上逃劫难
- 第二章 朝天门码头逢绝路 (27)
洋轮上奇遇受伤人
- 第三章 入妓院盗窃青龙印 (37)
跳长江逃跑遇洋人
- 第四章 上海滩入盟为求生存 (55)
赴云南贩烟绕道出征
- 第五章 昆明烟馆老板失踪 (71)
渭公河畔发现鸦片
- 第六章 地下室内劫鸦片 (89)
雄关隘口假查缉
- 第七章 古驿道上起风云 (103)
怪人怪马去无影
- 第八章 大功告成遭白眼 (119)
大戏院里寻开心
- 第九章 天津舵爷设圈套 (143)
唐官屯外枪声急

第十章	死里逃生喜相逢 穷途末路空悲切	(163)
第十一章	狼狈为奸演双簧 盐商会首赴天津	(179)
第十二章	津沪警匪沆瀣一气 塘沽查烟弄假成真	(199)
第十三章	转眼赌场下大注 瞬间金子变成铜	(223)
第十四章	夫人姨太遭凌辱 赵公馆内倍凄凉	(251)
第十五章	相互勾结勒索紧 行贿巨金救夫人	(273)
第十六章	津沪袍哥圈套圈 大管事看出破绽	(297)
第十七章	乌烟瘴气逍遥宫办欢迎会 调虎离山警察署叫空城计	(311)
第十八章	高玉龙劫走鸦片烟 警察署院内起祸端	(331)
第十九章	杨阁东探虚实造访赵公馆 汪天贵救老爷再赴天津城	(347)
第二十章	入虎穴获取大烟土 贾志仁暗使离间计	(361)

第二十一章	汪天贵酒楼出恶气 廖麻子奔波求生路	(385)
第二十二章	逍遥宫颁班女丧生 洋教堂逛乐模现形	(405)
第二十三章	张副官挑起矛盾 贾志仁一夜销魂	(421)
第二十四章	丹凤救丈夫心切 高玉龙萌生诡计	(449)
第二十五章	汪天贵发现连环套 进监狱枪杀赵儒森	(467)
第二十六章	警察查时赵公馆 张副官趁机发难	(493)
第二十七章	廖麻子巧施美人计 蠢警察上当投罗网	(511)
第二十八章	张副官坐镇警察署 怡乐园上演相亲戏	(531)
第二十九章	教堂火案起 风高浪又急	(553)
第三十章	假教士无理纠缠 丁大炮据理力争	(577)

第三十一章	廖麻子物色替罪羊 俄罗斯小姐受欺凌	(595)
第三十二章	军政府大院火起 胡汉民直赴天津	(621)
第三十三章	军警合围高家府宅 地下室内发现赃证	(639)
第三十四章	汪天贵趁机劫狱 众袍哥盗走军火	(667)
第三十五章	鸦片案一波三折 胡汉民出面调停	(691)
第三十六章	铁血袍哥覆没 星光照亮华夏	(719)

第一章

少爷争风戏丫鬟 碾子坪上逃劫难

1924年春夏，四川盆地大天干，连续三个月的高温伏旱，稻田龟裂了口，漫山一遍枯黄。沟口大路上，逃荒迁居的人们挑着破筐携儿带女沿土路艰难地朝北走去。据说，盆地的北边人烟极为稀少，刨一个窝，撒上几粒种子就有收获。除此之外，还有满山的香菇、木耳……更令年轻后生惊羨的是山林中到处奔跑着野猪，只要猎上一只，在柴火堆上一烤，香味就别提了。那儿是一个黄金地带，虽然落后得来刀耕火种，但那儿山大、地广、人稀，没有乡、甲、袍哥的欺诈，算得上是一个天堂。在罗家湾碾子坪上，几条壮实的汉子吹了几个通宵之后，就卖完了不值两个光洋的全部家当，携儿带母地跟随着逃荒的人流从大路向北走了。

迁徙像一阵风，罗家湾被刮得沸沸扬扬。

水贵如油，一片枯黄的罗家湾看不到一点绿。面黄肌瘦的乡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他们吃光了池塘边的榆树叶，尔后又爬上山寻找观音土……

饥荒折磨着人们。没有水，没有粮食的这场灾难把这片土地上的壮劳力全部赶走了，剩下的是没有体力长途跋涉的老弱病残。

最有钱的罗二少爷已全家搬进县城，一幢一正两横的大瓦房内只留下了一个奶妈、一个丫鬟，还有一个瘸子守门人。

在狮子嘴南坡一间烂朽的草房里，寡妇李氏全身浮肿，缺乏营养的她已经心跳剧烈，呼吸困难了。早晨，她十六岁的儿子罗根娃背上水桶去了龙王庙河边，来回得翻过两座山，走15华里小路。可已到中午了，她儿子还没有回来，她心里放心不

下，担心儿子晕倒在背水的路上，或者是性情刚烈的儿子在打水中同抢水的人发生争执，言语不慎而被维持秩序的乡丁痛打。她焦躁不安，几次想侧过身来把目光移向门口，然而却浑身无力，只能平躺在床上，静听着门外的动静。过了一会儿，她头脑昏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了，脑海内一遍片空白……

十六岁的罗根娃一早背上水桶去了龙王庙。龙王庙下面的小河沟已经断流，黑麻麻一群人在争抢着干涸小河中那一凶浑浊的水。罗根娃急忙走进了河坝。当他提着水桶走近水函时，却被人一把拽住。罗根娃抬头一看，一个戴瓜皮帽的乡丁已把他的水桶夺在手中，横眉怒目问罗根娃：“你是哪儿的？”

“罗家湾的。”罗根娃说。

“罗家湾的人跑到李家坝来抢水，这百年未遇的天干，你就不知道我们李家坝的人同样缺水吗？这是我们李家坝的水，决不许罗姓人家来挑！”

罗根娃心里急了，他母亲病在疔上，跑了十多里路，连浑水也不准打，辩解道：“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我们罗家湾的路也同样不准你们李家坝的人走？”

“啊！你这东西嘴还硬！看老子把水桶给你拌烂！”戴瓜皮帽的乡丁吼叫起来。

“你敢！”罗根娃急忙去夺水桶。

那乡丁一脚把罗根娃踢倒在地，提起水桶，朝卵石堆上扔去。“哗啦”一声，水桶在空中一个翻滚，“嘭”的一声砸在卵石堆上，木块弹起老高，水桶已被摔烂。罗根娃脸色铁青，他猛扑过去抱住那乡丁后腿哭闹起来。

乡丁的这一举动激怒了被阻止在岸上的取水的人们。“不准打人！”罗家湾打水的人们一阵怒吼，提起水桶，拿着扁担像扑河的鸭子跑进河坝。李家坝的十几条汉子，扬起扁担护卫着那滩已经浑浊的水。顷刻间，河坝里卵石横飞，哭喊叫骂声响成一片……一场激战之后，李家坝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四散逃离。罗家湾挑水的数百之众立刻用木桶，用盆罐把那囤积水全部抢光了。

混战中，罗根娃从地上拾起一只瓦罐，不顾水凶中横飞的石头，打了半罐泥水沿小路爬上山，绕过几道山梁跑回了家。当他提着瓦罐推门进屋时，他的母亲已去世了……

大自然降临于川中盆地的那场灾难吞噬了罗姓人家的数十条生命，龙王庙河坝里的那场激战，是货真价实的生存斗争！

五天后，罗根娃掩埋了他的母亲，打算同逃荒的人一道去北边。然而，许多人却劝他，他母亲的百期未满是万万不能远行的，于是他来到沟下罗二少爷家帮工度日。

罗二少爷名叫罗先举，念过五年私塾，十五岁时在县城一家药行做工。这罗先举从小刁钻，在县城同一霸头结为弟兄，很快便立下了脚。现在他开起了赌场、妓院，发了不少横财。他父母看不惯他的为人，发誓不认他这个儿子。但恰遇大天干，庄稼颗粒无收，佃户的租子难以收交，他父母只好到县城，投靠罗二少爷。

罗根娃到罗先举家帮工，自然没有多的活干，因为地里的禾苗已经干死，他只能帮这罗二少爷家打扫庭院，劈点木柴。

罗二少爷家的奶妈，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做得一手好的

针线活。据说，这个奶妈是通南巴人，二十岁时逃荒到这儿来的。罗二少爷的父亲想娶她为小，却遭到罗二少爷的反对。罗二少爷的父亲便只好叫她做奶妈，长期和她明来暗往。罗二老爷屋中的丫头叫梅芳，刚十五岁，是罗二少爷从县城带回来的，据说只花了十个大洋。这小丫头长得俊俏，不大说话，见了人总是把头勾得很低。罗根娃劈柴的时候，她总是站在一旁看他，有时递来帕子让他擦汗。瘸子看门老头，仿佛看出了这梅芳的心思。但她毕竟是买来的丫头，要出阁婚配谈何容易！那奶妈自然不管这些，她天天在屋里摆弄那些红色、绿色的丝线，绣着那些好看的蝴蝶、花卉图案。这幢瓦屋是一正两横，奶妈住西房，丫鬟梅芳住西房后边那间小屋。

瘸子守门老头，住门侧边的柴屋。罗根娃到这儿打工后，便只好同那瘸子老头同住。

一天下午，罗根娃被奶妈吩咐到正房堂屋打扫地板。那生漆漆过的八仙桌椅、春凳，由于久没有人坐，便落满了灰尘。罗根娃扫完了地之后，梅芳便拿起帕子帮着抹灰尘。当梅芳抹完桌子之后，便坐在春凳上笑着对罗根娃说：“根哥，天若下了雨，老爷就会回来，到那时，你还帮这罗二少爷么？”罗根娃停下手中的活计，这梅芳姑娘问得在理，可他对这些却没有想过。这罗家老爷回来了该咋办？他眼珠一转，叹口气坐在椅子上。

“我想，到那时我同罗大贵他们去北方。”罗根娃说。

“看你哟，那里头也不是好地方。听奶妈说，那山里穷得很，有许多人连衣服都没得穿。”梅芳说。

“你们老爷回来了，我还是帮他。”罗根娃想了想说。

梅芳沉思不语。

“你家是哪儿的？”罗根娃问。

“我家是南通的。前年我妈死了，我爸爸把我弄到城里，卖给了这家人的二少爷，后来他们又把我弄到这乡下。”梅芳说。

“你今后怎么办？”罗根娃问。

“我也不知道。”梅芳眼眶红了。这个少女的处境非常凄惨，父亲苦于生计把她卖到他乡。在这贫穷的，连吃水都找不到的罗家湾里，她举目无亲，确实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梅芳的身世激起了罗根娃的同情和怜恤。他说道：

“既然你已被卖到这儿来了，就跟这家人算了，混个饭吃，如果到外面要饭，连避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

“你不是有间房子吗，你怎么要帮这家人呢？”梅芳问。

“唉，我也没法。妈去世了，我成了孤人，又到哪儿去找吃的呢，山上的观音土都刨光了，反正只有我一个人，就到这儿图个有碗汤喝。”罗根娃说。

“我如果像你那样，宁愿去讨口也不帮人。自己有个家，那该多好。”梅芳说这话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罗根娃听出了梅芳的话中带着一种关切的情感，心中略为一热，便看着她的脸。

梅芳急忙把脸扭到侧边，为了摆脱这难堪的境地，她拿起帕子，抹起桌子上的灰尘来。

罗根娃也觉得不好意思，他走出了正房到院坝边划柴去了。

自从罗根娃在正屋同梅芳摆谈几句之后，他看出了梅芳的心思，她想嫁给他。许多时候，梅芳总是关心着他，厨房里的

剩汤剩饭总是给他留着，但她的目光却总是躲避着他，甚至一看到他就觉得有些不自在。爱情的种子悄悄地在这对男女心上萌芽了。

已到农历的七月，天气格外闷热。过了七月初十，天气陡然变化，一早，沟内起风了。一会儿，天边滚动着雷声，黑云压过来了。一阵狂风之后，闷雷在山头上炸响，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便从天上急泻下来。

下雨了！罗家湾的人们一阵狂喜。

两天两夜的暴雨之后，罗家湾内一片清新。人们又开始下地劳作，播种希望的梦。

七天后，两乘滑杆抬进了罗家湾，滑杆前后跟着一大群人。罗二少爷回来了，罗老爷也回来了。两乘滑杆径直抬进了罗家大瓦房，佃客们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来到罗家大瓦房。

滑杆抬进院坝，奶妈便笑哈哈地上前，扶着罗老爷的胳膊，一步一步地走上街沿，坐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边。丫鬟梅芳急忙捧上茶。二少爷罗先举穿一套笔挺的灰色西装，头戴博士毡帽，鼻梁上架着一幅金边墨镜，把目光朝这院内一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堂屋。前来为这地主“接风”的众佃客，依次走上街沿，向老爷、少爷鞠躬拜见之后，蹲在西房的阶沿边上吧嗒着旱烟。

罗根娃走在众佃客之后，当他红着脸向老爷鞠躬问候时，罗老爷斜起眼睛瞟了这罗根娃之后，呷了一口茶，抹了一下山羊胡须，摇着蒲扇问奶妈：“他是谁？”